

帝妃策

传奇不灭

漪微◎著

帝之策，舍己为人；
妃之策，舍己为君。

帝妃策

传奇不灭

漪微◎著

帝之策，舍己为人；
妃之策，舍己为君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帝妃策·传奇不灭/漪微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11.3
ISBN 978-7-5054-2628-3

I. ①帝… II. ①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2790 号

帝妃策·传奇不灭

作 者 漪 微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
责任编辑 王 磊

特约编辑 刘长源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

订购电话 (010)68413840 68996050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 字 数 280 千字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2628-3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帝妃策

目录

第一卷 扶天：三千锦瑟海上闻

第一章 干戈起·瀛室血幕 / 003

第二章 雨如潇·东方王妃 / 020

第三章 君主侧·冰心玉壶 / 039

第四章 荆棘鸟·瞬间天涯 / 055

第五章 忧思满·冷月如霜 / 073

第六章 扶天行·江山美人 / 086

第七章 天海心·昭世之雨 / 101

第八章 出边关·旌旗十万 / 119

第二卷 拓世：吟鞭四顾啸苍茫

第九章 航海志·风暖碧落 / 135

第十章 巧围敌·一线生机 / 149

第十一章 意难平·心字成缺 / 168

第十二章 丽泽国·红白双玫 / 185

第十三章 西洲乱·龙凤在天 / 205

第十四章 风暗声·莫问莫怨 / 218

第十五章 烟花碎·浮生若梦 / 240

第十六章 朝云逝·风流看遍 / 257

第十七章 屠戮咒·三日暴君 / 266

第十八章 离恨天·一步之遥 / 2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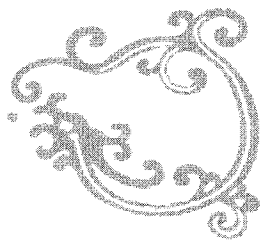
尾声·风烟灭 / 278

最后的尾声·传奇不灭 / 282



【第一卷】

扶天：三千锦瑟海上闻



我所愿，是这世上再无哪一国人之分。
我所愿，是我的名字只是飞雨，
你的名字只是子昭。
我所愿，是这世上只有我和你。

第一章 干戈起·瀛室血幕



苍天之下，瀛国海岛如天潮洋上一颗明珠。日光生辉，月光描韵，衬得明珠轻盈不已，好似即将漂浮在这潮流涌动中随波而去。

天与海相去千里，岛与陆如隔万年。

每日每夜，自瀛国港口出使、出访、出商的船舰千百成群，往来如梭。俯瞰这一百舸争流的胜景，是历代瀛王都喜欢做的事。

“咳、咳——”瀛国世子着一身白衣，玉立于碧沙之上，那堪与月华争韶的俊美容貌渗着苍白的病色。他咳嗽了几声，却因为看到了什么，将那尖刻的声响伴着风声咽回苦涩的喉头。

身后立着荷刀瀛卫，语调不着任何感情，“世子，该回去了。”

他回望一眼那繁盛已极的海上商运，唇齿勾出一丝冷笑，身形孤独寥落。

身后看守亦步亦趋地跟着，如同押送囚犯。

在这商船交错中，一只纤小孤瘦的舟儿，悄悄慢慢地燃起了入晚的油灯，莹色暖光如沐如诉。

船夫老人低头瞧着那抱膝而坐、神情凄楚的女孩，花白胡须轻轻吹起，露出了不解的神色来。

飞雨垂着头，熟识又陌生的错觉萦绕在这乍暖还寒的时候。那如黛的吉峰，曾沐尽千山暮雪。紧成一簇的、若珠宝盒子的瀛宫王廷，跳脱这灰蒙苍穹，仿若抱拥取暖的人与人。

还有他。

雾气渐散，赤朱衣袍忽然火般燃进飞雨眼眸，对面之人长身高立，持秋叶刀的大手孔武有力，粗犷面容透着战者气息，还有些放荡的玩世不恭。



飞雨略抬头，愣怔，居然是靡室。她提裙跨下小舟，悠然立在他面前，洒落身上水滴。

只有一个问题要问。“他究竟怎么了？”

靡室嘲讽地瞧瞧她，知她问的是谁，语气轻松得仿佛谈论天气，“没死。”见飞雨迫不及待地朝王廷走去，他秋叶刀快如闪电，刀刃抵在她下巴肌肤上。

飞雨斜眼睨他，以眺圣剑的凝紫弧光赫然绽放，刀剑相撞，划起身边飞沙走石，如山障目。秋叶刀朝她面门削来，精准而狠绝，它的主人每一招都实在不虚，招式简单却功力深厚。而飞雨的凭云以眺剑法胜在飘然灵动，虚实相生。

只见她浅碧身影左右翩飞，不费吹灰之力便突破了靡室的阻挡。

数百会合之后，紫锋架在了靡室喉关之畔，飞雨已占了上风。她笑笑，收了手，点到为止而已。“靡室将军，我只想瞧瞧世子病情，稍作诊治，或可解他痛苦，多谢将军通融。”

靡室明明是子昭启用的武官，难道现在也入了瀛王党？

大汉将秋叶刀退回腰间，锵的一声，“越试越觉得，兵工堂果然名不虚传。至于世子，的确是还没死，不过恐怕马上就要死了。”他哼哼笑了两声，“一个是要死，两个也还是要死，这是个什么死国。”

飞雨听着耳边脆弱的命之钟逐渐微弱，不再耽搁，提脚向着瀛宫方向走去。

靡室自然跟上。

“世子是与你这汉女同心同命。”他铁靴踏着松软无生气的土地，“为救治这死国，世子已把自己折磨到死境了。不过既然你回来，他总算有了生命可补充。”

飞雨讶异，转眼看他。此人究竟站在哪一边？

一个绯衣倩影忽而钻出了这苍茫夜色，兀然出现在他们二人面前。

是初桃，她腰间也别着一柄小巧纤细的秋叶刀，双颊因一直奔跑而染了红晕。只见那双桃仁儿似的圆眸见到飞雨竟毫不惊讶，只悻悻扫过，还因汉女伤害了世子而恨她至深。然而眼下的紧张局面叫她无暇去顾这个绝情女人，只对靡室喊道，“靡室大人，王的手下刚才忽然开始进攻东照台，我们

怕是挡不住了！”

靡室粗眉忽掀，飞雨见他赤红的紧袖向身后一挥，方才还随他巡海的人马半数过来待命了。他用瀛语对副将吩咐了几个零落的词，指着飞雨道，“你，在这里等候。”

飞雨攥紧以眺圣剑，自然不肯从命。“我跟你们一起去。”

她头脑还未来得及消化初桃带来的讯息，本来只说瀛王软禁了世子，怎么这冷战转眼就成了械斗？

她瞳光一拢，在心中凝聚成光束如虹。

她忆起上官浩枫的话，惊觉一切都如他所料。如今她必须要为了保护珍视的人拼尽全力。

瀛宫，东照台。

不下百名死士团团围着东照台，秋叶刀薄平如镜，映着他们面容上冷绝的杀气，如狂风骤雨般让空气都碎落一地。八重樱簌簌摇落一身血点似的樱瓣，风扫无情。

瀛王终于对自己唯一的儿子下手了。

东方子昭带领瀛国举步维艰走在独立的道路上，却也将瀛国置在了东海的风口浪尖。汉皇震怒，一阕天海之约暗藏杀机，随之而来的征海策严命瀛国出兵从征西洲，不然就用世子的项上人头来为他们誓师。

只要瀛国出兵，就会完全沦为天朝光华夜冥双军的屠戮羔羊。

东方遥一向绵软的脊梁彻底崩塌，在天朝的强大势力之下，他要让这危险全部由儿子承担，因为他谨小慎微尊奉的“小国之道”被儿子全盘推翻。儿子妄想自由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

血洗东照已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。

初桃拼命杀出重围赶去西郊给靡室送信，他再赶回，也不一定来得及。然而，靡室毕竟是回来了，还带回一个意外来客。

众军只见一抹碧色纤影如灵水般，轻盈却迅疾地倾泻入阵，紫锋如弧，漾起身边云雾般光辉，剑下生霜，滴水不漏地防守着东照台。

顷刻，一人当关，万夫莫敌！

靡室高吼，“你去殿内，外面让我顶着！”他伟硕身影领着同是赤色的人马跟在飞雨身后突入重围，如水火相生，一时几乎占得了上风。然而对方的





人数在不断增多。

即便加一个天外奇兵似的飞雨，也不能抵挡多时。

她回吼的声音盖过了他的，“我不走！”

上官浩枫说，对你珍视的人，你不需挡在他前面，因为你护他的心他心知肚明；你需要做的，是叫他的敌人知道，有个你在不惜拼尽性命地护他。

飞雨唇角笑意渐开，身手随着剑锋突入敌人骨骼腠理的格格利声而越发游刃有余。

她的愤怒几近绝顶，她不敢相信这世上居然有父亲派人刺杀儿子！

靡室在刀光剑影之间转头去看飞雨，这汉女总是不问任何地豁出一切，她可知执意要来东照台护驾会让她陷入如何的泥潭？

飞雨这边却没有任何空闲来思考自己的处境，她胸前泼洒着一汪不知谁的热血，百名死士已有半数毙命在她和靡室手下，然而她也逐渐体力不支。

黑云压城，千钧一发。死士如聚拢过来的四面城墙，将负隅顽抗的他们堵截在东照台门前，要令他们像肉饼般被压扁在中央。靡室退回到飞雨身边，大声道：“你回殿内去严守最后防线——”

飞雨却笑，手起剑落，削掉了一名死士的头颅，“靡室大人，你的汉语该多学几年，我听不懂呢！”她站定门前，明眸已瞄上了对方的主将。擒贼先擒王，她刚打定主意想要飞身跃至那人面前，却见那人手上握起了一支弩器。

弩箭劲射！

靡室怒吼一声，将飞雨拽开原地，弩箭突的一声，竟深入墙壁寸许。若他再晚一刻，中箭的便是飞雨右肩。

飞雨马上恢复了沉着，再去盯视那人，却兀然觉出一丝不对——她右肩有东方迟薰射穿过的旧伤，尽管经上官浩枫疗伤恢复大半，依然是全身最薄的地方，为何那人的弩器竟知晓一般直直朝她右肩而来？

她难以置信地盯视着那名死士黑巾下似曾相识的一对晶眸，仇恨溢胸。

正在这时，漫雪天音浩渺而至，让所有干戈炽烈凝止在原地。雪衣女子从天而降，素绫如划过夜空。殷令雪不动声色间以内力锁住了死士的经脉，让他们尽数僵直在原地。在她身后，青衣护法鸾相随而至。



黑巾死士立刻退却，手持弩器的首领举手出令，呼喊的那一句瀛话是飞雨熟悉已极的清澈女声。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——竟是那最不可能的人，受人指使，要取子昭性命。

飞雨稍稍压抑了心中的愤怒，冷眼观望着殷令雪和鸾的部下轻松扫荡剩余死士。黑巾死士像乌云一样散去，清朗月色重回中空。

飞雨背对东照台而立，沐着血与光的交融。

靡室抹了把脸，“真不容易啊，看来小佐那孩子料得不错，成王是不想世子死的，他还希望瀛国是个可以倚仗的力量哪！”

然而劫后余生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，初桃跑出来时仍是一脸焦急，拉着飞雨向内殿走，“世子不好了！快救世子！”

飞雨还是满手血污，为子昭而沾染的别家权斗血污。然而他甚至不给她时间洗去它，就用性命逼迫着她重回他身边，不停息一分一秒。他面色苍白冰冷得如同已经死了，然而气息还在，飞雨用刚刚抛下长剑的手掏出了随身携带的银针，封住他的真气，使其不致消散。

稍作诊治，飞雨松了口气。他病得其实并不很重，经脉略有堵塞，瞧上去全是抑郁所致，心病一除就能痊愈。

但他的确积劳成疾，有时劳损积累也能成大病，她生怕自己瞧漏了什么，因此还是不能放心。接下去的三个时辰，飞雨一刻也不敢缓神，初桃和晚樱任她差遣吩咐，抓药煎药，各自都恨不能自己去替世子的痛苦。

子昭没有醒来过，他在梦境中紧紧皱着眉，仿佛看见了他最不想见的人。

三个时辰过去，天际吐白，飞雨拔出了最后一根银针，诊治完毕。

子昭微张双目，他睫毛浓密而长，好看得让女子都嫉妒。那长睫一扇，飞雨却被灼痛，原本半跪在床前的身体跳将起来，向外面逃去。

她不敢与他四目相对。

子昭重重咳嗽了几声，俊美脸庞稍微恢复血色，他含糊地吐出一个字，“你……”

她依旧不敢回头。

外殿，靡室和佐纪一高一低两个身影，左右分立堵着那本就不甚宽敞的

门。飞雨咬唇，他们是打定主意不让她走的。身后，初桃和晚樱也跟了出来，齐齐对她下跪，玉额贴紧地面，珠泪断线般落下。

佐纪朝她嗤嗤笑着，“汉女，你已上了世子的船，就别再想下去！”

“别走……”

那低沉的声音从她身后响起的一刻，她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。

他寥寥两字将她全身都包裹起来，如同那天白滨温泉的湿雾，让她眼前迷茫，双脚酸软。

摩室、佐纪、初桃、晚樱都自觉地从各个大小门洞作鸟兽散，那场景有些滑稽。

“别走……”子昭声音沙哑而无力，伴着止不住的咳嗽，却坚定地说着那两个字。

飞雨站在原地不动。

子昭一时静默。然后飞雨听着那步子挪出她身后，又擦过她身际，直挪到她面前的几尺之遥。听上去倒不十分病弱。他缓缓转身，低头俯视阔别几月却如同三秋的她。

她抿着唇偏开头去，硬是不看他深沉的凝视。不觉间，她紧攥着手被他拾了起来。他将那小拳头包在自己掌心中，专心致志地想要掰开。

飞雨难过地抽噎。为何不解释？如果她误解了他，为何任她误解下去？和亲……她怎么会想要用自己来和亲？他为何会有这种念头？

子昭轻轻抓挠她的手，终是打不开她紧攥的拳，于是只能十指重叠，他的覆着她的，渐渐紧握。

她含糊地说，“疼。”

他那修长身躯随着这个字忽地一闪，似乎要倒下。飞雨这才想起他才刚刚捡回这一条命，不由分说将他推回床榻，用锦被盖得严实合缝儿。

初桃和晚樱逃得不见踪影，她只得亲自为他喂药。

子昭宁静地垂了眼睑，飞雨知道那下面覆着的将是无尽梦魇。

东方遥居然会血洗东照台。子昭是惯常不动声色的人，然而他心里必是极伤的……她忽然觉得面前这安宁闭目的他可怜至极。

怎么能让你好过些？

飞雨托腮想了很久，想到了腰间系着的捕梦者。于是掏出了它，悬挂在子昭床头。



之后，蹑手蹑脚地离开这难得熟睡的人。

在她身后，子昭慢慢睁开眼，摘下捕梦者握在掌中，心里一种凄苦弥漫开来。

他真的回来了。他无数次渴盼着这一刻，却也无数次狠狠将这美梦从脑中斩断。他不是有闲暇去做梦的人。

汉皇将征海策提到了瀛国面前，硬要逼瀛国踏入不见底的深渊。东方遥果在做那一贯做的事——对汉皇摇尾乞怜，谄媚应和；对儿子暗相揣度，百般打压。瀛国只有东方子昭，只有他，必须拖着这副伤体力挽狂澜，于惊涛骇浪之中保护海岛安稳。

可她……

子昭一点点将薄唇抿成了刀刃的样子，他会叫天朝明白，也叫她明白，若任何人抱着和亲这种施舍一样的念头，他都会让他们看清楚他的能耐。

包括她。

外面的攻势暂时被击退，东照台依然是风中之烛，奄奄将息。

身为所有人主心骨的子昭疲倦闭目，沉在梦魇中，对周遭一切漠不关心，只将捕梦者爱恋地握在掌中，再也不肯放开。

靡室抱着酒袋喝得酩酊大醉，最大的动静不过拉着初桃调戏几番。佐纪则干脆不知去向。无人知道下一轮进攻将是何时。可用之兵极少，飞雨受不住煎熬，觉得他们根本是在等死。

乌云翻涌，父子相残的阴影笼罩了整座海岛。

飞雨一点一滴回忆方才的攻守，想起那包着黑巾的弩箭手，心惊胆战。那声音她不会听错，那身形她也不会认错，那把弩器更是烧成灰她都认得。

可她明明眼看着小薰跃入东海！

而若真是小薰呢？妹妹帮着父亲来杀哥哥，这一家子可还有半个是有人性的吗？

靡室说得不错，死国，根本是个死国。

汉宫中，包裹在严苛之间的其实是爱，亲人之爱、夫妇之爱、知己之爱，即便爱走错了方向造成了误解和分歧，也是爱。在汉宫中，有人欺负她就躲回毓琛宫，神仙姐姐会保护她，世珣会宠着她，不让别人伤害她。

而瀛宫中这样赤裸裸的互相啃咬，却是她自己选择回来承受的。

她坐不下去了，既然返回海岛来保护子昭，就不能坐以待毙。他们等死便随他们去，子昭就由她来保护。

飞雨咬紧淡唇，开始在东照台中遍地搜寻佐纪。以她从前在瀛宫所见所知，苏我氏大臣佐纪是个难能可贵的聪慧男孩，他有出众的才智，也近乎狂热地崇拜他的世子。子昭十六岁时已经堪为一国贤主，如今也是十六岁的佐纪，尽最大努力成为一朝贤臣。

她心中实在没有主意，只知道眼下去找佐纪应该是明智的做法。

飞雨始终没有变成如何聪明的女孩，她能做到的事，只是尽自己所能令真正聪明之人在正确的位置发挥他们正确的作用。

而这正是王者之姿。

绕了几个圈，瀛宫毕竟狭小。

佐纪身在藏书阁中，透过木窗格子，男孩棣棠湖色的西阵织衣袍不饰花形，朴素而近白。穿的与子昭也真是像呢，飞雨心道。

他正专心致志地读着一卷“国纪”，他父亲苏我氏大臣所撰，在“焚书”一事中被全部销毁。

看来这孩子私藏了一些。

佐纪听到脚步声跳下了木架子，怒目相视。飞雨这才注意到，不过半年时间，他个子长了不少，身量已快要高过她了。

“汉女，你鬼鬼祟祟地在做什么？”

飞雨没有示弱，“外面的人要打进来了，你们却各干各的，要么就醉得一塌糊涂，要么就躲起来看没用的书，这怎么能行？”

“汉女你说什么是‘没用的书’？”佐纪大怒，浅金色的娃娃脸登时通红。“路无起点，便无终点——你们这些人是不会懂国史之重要的！”

果然拿子昭的话当神谕了。

飞雨嗤之以鼻，“那种没有起点就没有终点的话……”

“是‘路无起点，便无终点’！不要胡乱改世子的话！”男孩俨然成了子昭最骄傲的近卫军，挺起胸膛厉声打断她。

飞雨忍不住跺脚，也大声起来，“随便什么好了，我才不管他的什么话！他做过的最重要的事不是涂抹历史，而是发展眼下。他用了一年去胡编那所谓国史，最终失败；他用了十年去发展航运，成功了！这些，你看到了吗？”



木架子都历久经年，被少女的吼叫声震到，灰尘扬扬。

佐纪试图撑住脸上的严肃，然而灰尘入鼻，他打了个大喷嚏，窘态立现。

飞雨气喘吁吁地瞪着正用衣袖擦鼻子的男孩，“现在他病得人事不省，你这个忠心耿耿的苏我氏大臣想要怎么保护他呢？没有想到办法的话，就别虚度时光，直接撞柱去死算了！”

撞柱去死。

飞雨不会想到这四字对佐纪有何等的冲击。

他手中还攥着镌刻国纪的竹简，刻下它的人是他父亲。

苏我氏大臣，在“焚书”事件中，撞柱而死。

男孩本是涨红的脸，听到这四字扭曲成了青紫的颜色。他眼神带着刻骨仇恨，一步步逼近飞雨，几乎想将她生吞活剥。飞雨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从没有人敢在佐纪面前提起关于“焚书”事件的任何片影，如今被他瞪得生了惧，手握紧腰间的剑柄。

这初次见时觉得像朵秋牡丹的花样男孩，现在是咬牙磨爪的幼豹。

飞雨脊背贴在书架上，瞧着佐纪影子将自己覆住，拔剑出鞘，声音却有点颤。“你、你想干什么？不会武功就别装样子，知道吗？”

两人之间寸许距离，她看得清他眼角那粒痣。

佐纪停住，冷哼一声，尖利似刃。他瞳中升起了青灰色的焰，慢慢蹙成一个冰凉笑容。“汉女，谁说我没有办法保护世子？你不是回来了吗？你不是傻乎乎地回来了吗？”

傻乎乎的？

而且，我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飞雨很想质问，然而佐纪转身走出了藏书阁。她定了定神，旋即跟上。男孩走得极快，回嘴也语速飞快，本就带着些口音的汉话让她听不太清。

“回去好好照顾世子就是了，他如今睡着是因为一切都万无一失，无需担心。”佐纪口吻竟有几分自傲，“演这么大阵仗的一场戏竟都是为了你呢。今日入夜之前……叶县已泥丹灶毕，瀛洲当伴赤松归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叶县什么？赤松什么？”飞雨毫不脸红地追问。

佐纪忍无可忍，“去好好读汉诗啊汉女！”



飞雨拍拍裙子回了寝殿，佐纪这么镇定地说无需担心，她姑且信他。

而且，那个榻上躺着的家伙她还真有些不放心。

初桃已在伺候了，见她回来，跪地施礼如同见到主人一般，低垂着眉问她从哪里回来。见这平素泼辣直率的少女一下子恭谨起来，她还真不十分适应。

“你别跪着好不好？”飞雨心慌慌的，“我刚去和苏我氏大臣说了句话。”

初桃很快退下，飞雨叹了口气，坐在她方才坐的地方，托腮瞧着那熟睡中的人。他这样看上去果是可爱的多，脸孔精致得像汉宫中最珍贵的白玉，细滑无痕。她手指偷偷爬上子昭细长英挺的鼻梁，轻轻捏，还觉得怪有趣的。

然而，鼻子下面那张嘴居然张开了，还发出了声音。

“……不睁眼，不代表我没醒着。”

飞雨像摸到火一样抽回了手，身子向后一撤，后背撞上那矮脚小几，疼得呲牙咧嘴。她揉着背，瞧见子昭一脸愠怒地坐了起来。她双颊绯红，暗骂自己是被哪只神迷了心窍居然对他动手动脚。

愁归愁，她还是昂着脖颈嘴硬了一句，“看来你没发烧。”

子昭冷冷命令道，“我该服药了，你去煎好。三个时辰之内不准出膳房，记住。”

飞雨惶惶逃走。

子昭在她背后忍俊不禁，有人会捏人鼻子来试他发没发烧吗？修长手指若有若无地抚着自己鼻梁，那是全身唯一温热的地方。他伸展开四肢，缓解了平躺一上午的倦怠，蹙眉深思。

经过昨夜东照台的受围，那件事的时机已到了。

被逼迫，被囚禁，貌似被瀛王逼到绝境。

这一切都是他即将要做的事的前奏。

汉人言，虎毒尚不食子。

是的，他等不及父亲寿终正寝，如今他要篡位了，因着这人间最理所应当也最残酷至极的理由。

飞雨在膳房为子昭煎药，从方才的尴尬中回过神来，她开始思索他的病情。